

莫里哀劇集

上輯之八

沒病找病

李健吾譯

開明書店

Nover V. w. B. ...
 L'air est ...
 Que Bad ...
 Ah ...
 Et ...
 ...
 ...
 ..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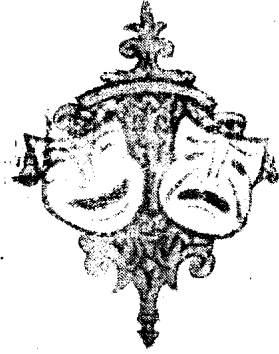
新編 國語 讀本

新編 國語 讀本

第一冊

● ● ● ●





莫里哀戲劇集

沒病我病

李健吾譯

開明書店印行

沒病找病

一九四九年六月月初版

每冊定價·〇七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翻 譯 者	著 者
開 明 書 店	開 明 書 店	李 健 吾	莫 里 哀
	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		

有著作權*不准翻印

序

哥德曾經在他的談話錄裏面，就沒病找病 (*Le Malade imaginaire*) 這齣喜劇^①，推論莫里哀的戲劇藝術，實在是一段最好的引言，供給讀者參考：

「但是，假如我們這些現代人，想學得在舞臺上成功的技巧，我們必須師法莫里哀。你知道他的沒病找病嗎？這兒有一場戲，我每次讀這齣戲，我總覺得這是舞臺知識嫺熟的象徵：我想談的就是那位沒病找病的人問他的小女兒路易松，打算從她那方面知道是否有一個年輕男子在她姐姐的房間。

「另外一位，不像莫里哀那樣瞭解他的工作，一定會老老實實叫小路易松在同時把事情述說一遍，就這樣完結。

「但是莫里哀，用了大量心機，延宕祕密的揭發，有多少生命和效果提

供了出來！最初，小路易松假裝聽不懂父親的問話；隨後，她否認知道什麼事，然後看見拿鞭子打她，她倒下去裝死。最後，就在父親號咷大哭之下，她不暈過去了，一下跳起來，同時狡詐，同時輕快，一點一點，說出了真情。

「我的解釋只不過給你對這場戲的生動很小一點觀念；還是你去讀讀好了，等你透入他的舞臺價值以後，你會承認牠含有實際的知識，比任何理論也多。」

「我從小就認識莫里哀，愛莫里哀，一輩子活下來，我向他學習。我每年一定讀幾齣他的戲，爲了永遠保持和完美往來的心境。這不僅僅是一種熟練的藝術家的經驗讓我入迷，而尤其是那種可愛的自然，詩人的靈魂的最高修養。」

這是莫氏末一齣戲，他最後一次把他的心血放在這樣一齣「喜劇——舞劇」，形式和方式都和他前幾年的向貴人看齊相同，然而就他親眼看到的收穫

來說，遠在他的預期以下。只要一讀第一「序曲」，我們立即明白，這是爲了慶祝路易十四出征的戰功，計劃在狂歡節演給國王看的，事實上，不單沒有實現，反而爲害着肺病的莫氏添了許多氣受。

傳說在他去世多年以後，路易十四偶而問起當時的批評權威布達魯（Boileau），誰是他的時代最偉大的天才，他得到的回答是莫里哀。他似乎沒有想到這樣一個答案，雖說對他寵倖的喜劇作家，他一直具有好感。莫氏向固步自封的社會挑戰，應戰，心力交悴，然而倔強到底，異常堅定，國王知遇之感未嘗不起一點作用。但是，站在宮庭的宴樂立場來看，一位呂里（Lully）那樣的音樂家自然要比一個喜劇演員（路易十四一直這樣欣賞莫里哀）有用多了，所以，自從他們在向貴人看齊裏面合作以後，呂里，一位意大利人，霸去國王的寵倖，並且拿返國做要脅，強迫路易十四把音樂方面的特權和專利統統給了他一個人：沒有他合作，任何種類的音樂製作不得到宮內表演，同時營業性的公演，樂器數目也有苛刻的限制。他的氣焰使莫氏不得不另外爲自己物色一位譜

曲人材。兩位藝術家鬧翻了，呂里以絕大的力量維持他的既得權益，莫氏於心有所不甘，放棄了到宮內做處女獻演的念頭，不惜工本，對他的市民觀眾完成他最後一次的豪華演出，——最後一次，因為僅僅演完四場，他就去世了。

公演的第一天是一六七三年二月十日，星期五，演過三場，莫氏感覺異常疲倦，一位年輕演員在他旁邊，他對他講：「我的一生只要苦樂都同樣有份，我就認為幸福；不過，今天我感到異常痛苦，就不可能發見一時的滿足和安逸，我看，我應當洗手不幹了。」假如就莫氏的生平來估計他最後受到的氣悶，呂里的刺激也就是恰好來到最後罷了。這位把喜悅和歡笑像福音一樣送到世界各個角落，自己一直活在寂寞，誤會和不幸之中。身體又那樣壞，肺癆纏住他，不肯放鬆，職業又使他時時為劇團同人（他是團長）着想。但是，如今，他真正身心交疲了，太太（她的輕佻曾經使他很痛苦）和那位演員勸他輟演休息，等他體力恢復之後再登臺也不遲。在所有的品德裏面，自私差不多成為莫氏刻劃喜劇人物的一般而又堅韌的底子。但是，他沒有，他一輩子是幫別人而

被別人出賣（呂里只是一個例子），所以他反問他們道：「你們要我怎麼辦？這兒有五十個工作者，單仗着每天的收入過活；我要是不演的話，他們該怎麼辦？」他堅持在第四次公演之中繼續主演，二月十七那天，他的演員記錄道：

「就在這一天，演完戲，夜裏十點鐘，莫里哀先生死在茵實留街他的家裏，先是演那個沒病找病的人，感冒和肺炎使他極其困苦，他拚命用力往外咳嗽，破了一個血管，不到半點鐘或者三刻鐘就去世了。」

莫氏對於他自幼鍾愛的行藝，真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

醫學沒有能夠救他，一種巧妙的心理作用讓他拿攻擊醫學做報復。沒病找病是他最後一次，同時也是他最毒一次，他一連氣扔出四個和巴黎醫學院有關係的醫學人物，兩位醫博士，一位藥劑師，和一位乳毛未褪的新畢業的醫士。四個人，四種性格。各自把最好的喜劇場面獻給觀衆，特別是狄阿夫瓦呂斯父子。劇作者覺得還不夠，在第三幕前半添上一段理論的駁斥，風趣而又意義深長，完全是一折易卜生式的現代談話。但是莫氏真正的態度，正如莫氏利

用白辣德所表白的，不就是和任何私人爲難：

「阿爾崗 你的莫里哀跟他那些喜劇呀，活活兒一個大蠢蛋，他一定以爲怪好玩兒，取笑取笑像醫生那樣的君子人。」

白辣德 他取笑的不是醫生，而是可笑的醫學。」

他要取笑的是醫學院，因爲牠固執，自私，守舊，注重形式，排斥真正的科學精神。一位學者告訴後人，醫學士畢業口試有這類滑稽荒唐的問話：

(一) 基督讓尖銳的槍頭戳傷，死時腰脅往外流水，水從身體那一部分出來？

(二) 英雄的兒子是否也是英雄？他們有沒有憂鬱病？

(三) 婦女是不是自然的不完美的作品？

(四) 打噴嚏是不是一種自然行爲？

(五) 一個月酒醉一次是否衛生？

(六) 好色會不會讓人脫頂？

相形之下，莫氏的諷刺，老實說，並不過分。他的愛好自由和尊重人性的大無畏的活潑精神，使他厭惡學院派，因為在所有的自高自大的缺陷之外，墨守成法的醫生難得看到一個在學術上有進取之心的。他們反對血液循環論，對於身體的瞭解一直還是古希臘的遺訓，因為伊包克辣特（Hippocrate）曾經在紀元前指示人身疾病，由於身體裏面四種因素組成：血，黏液，黃膽汁和黑膽汁。他們便一直拿這四種因素解釋所有的病情。而且，更壞的是，迷信和醫道結成兄弟，正如中醫。——我把中醫提出，很簡單，因為就食古不化和迷信這兩點來看，一位中國觀衆很容易欣賞莫氏的攻擊。我們僅僅沒有醫學院罷了。稍微有一點前進思想的，甚至於稍微有一點常識的，例如著名的書簡家塞維涅夫人（*Mme de Sévigné*），就有一段話佐證：

「啊！我真恨醫生！他們的醫道也就是誇張！那天有人對我講起那齣沒病找病的喜劇，我沒有看；那位病人對醫生完全服從；他計算一切：十三匙水配十六滴補藥。假如有十四滴，就不成功了。他服一粒丸藥。」

醫生吩咐他在房間散步。但是他站定了，發楞，因為他忘了是直着走，還是橫着走：我聽完了直笑，可是人世時時刻刻都有這種胡鬧。」

爲這齣著名「喜劇——舞劇」譜曲的是沙爾邦地耶（Marc-Antoine Charpentier），生於一六三四年，卒於一七〇四年。莫里哀飾主角阿爾崗。

- ⊖ 沒病找病的譯名是最後採用的。依照原文，應當是「沒病找病的人」，或者「自以爲有病的人」。此外如「想像的病人」或「心病者」，拘泥於字面，可能引起誤會。
- ⊕ 劇中沒有這種事實，可能是她的友人興之所至添上去的。

沒病找病

喜劇——舞劇

喜劇人物：

阿爾崗 沒病找病的人。

白麗娜 阿爾崗的續弦太太。

昂皆麗克 阿爾崗的女兒，克萊昂特

的愛人。

路易松 阿爾崗的小女兒，昂皆麗克

的妹妹。

白辣德 阿爾崗的兄弟。

克萊昂特 昂皆麗克的情人。

序曲人物：

美勞爾 ⊖

兩個塞分爾 ⊖ 舞蹈。

克麗麥娜

提耳席斯 克麗麥娜的情人，一羣牧

羊人的頭腦。

狄阿夫瓦呂斯先生 醫生。

陶馬·狄阿夫瓦呂斯 他的兒子，昂

皆麗克的未婚夫。

皮爾貢先生 阿爾崗的醫生。

福勒朗先生 藥劑師。

包夫瓦先生 證官。

杜瓦邁特 女僕。

達芙邁

道芮拉斯 達芙邁的情人，一羣牧羊

人的頭腦。

男女牧羊人 提耳席斯的隨從，舞

蹈，唱歌。

男女牧羊人 道西拉斯的隨從，唱

歌，舞蹈。

插曲人物：

第一插曲：

包里實邁勒⑤

一位老嫗

提琴手們

弓箭手們 唱歌，舞蹈。

第二插曲：

四個江湖女人 唱歌。

江湖男女 唱歌，舞蹈。

景在巴黎。

⑤

否●六個，舞蹈。

第三插曲：

氈匠 舞蹈。

醫學院院長

醫博士

阿爾崗 醫學士。

藥劑師 拿着他們的臼和杵。

捧灌腸器的人們

外科醫生

美勞爾

離開，離開你們的羊，
男牧羊來，女牧羊來，

歌舞牧景

第一場 美勞爾，兩個塞分爾（舞蹈）。

序曲

「在我們聖明的國王光榮的疲勞和勝利的戰績之後，每一寫作的人從事於頌揚或者娛樂，確乎應當。這正是我現在所要做的，這篇序曲就是頌揚國王的一個嘗試，作為喜劇「沒病找病」的引子，企圖在他的高貴工作之外，而能有所消遣。

【布景表示一個田野所在，同時極其賞心悅目。

跑，跑到小榆樹底下乘涼，
我有頂好的消息對你們講：

讓家家戶戶歡狂。

離開，離開你們的羊，

男牧羊來，女牧羊來，

跑，跑到小榆樹底下乘涼。

第二場

美勞爾，兩個塞分爾（舞蹈）；克麗麥娜，達美迺，提耳席斯，
道丙拉斯。

克麗麥娜（向提耳席斯）

達美迺（向道丙拉斯）

牧羊人，把你的愛情擱在一邊，

美勞爾在那兒喊我們。

提耳席斯（向克麗麥娜）